

海湾地区的安全与经济

也门统一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夏路

摘要：二战后出现的民族分裂国家中，1990年也门统一是一体化统一模式的唯一案例。本文尝试以复合权力结构为视角，通过对也门一体化统一进程中全球硬权力结构、全球软权力结构、地区硬权力结构、地区软权力结构、国家硬权力结构、国家软权力结构六项内容的变化进行比较研究，论证“复合权力结构影响也门一体化统一”的研究假设。该结论对中国“一国两制”一体化统一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民族分裂国家；一体化统一；复合权力结构；也门；国家统一

作者简介：夏路，博士，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福建厦门 361005）。

文章编号：1673-5161(2010)04-0020-09

中图分类号：D73.64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属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CZZ03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二战后出现的民族分裂国家中，也门是通过“一体化”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唯一案例。一体化统一是指民族国家分裂后，由分裂双方共同主导，通过合作方式完成国家统一的进程。中国大陆提出的“一国两制”实质上也是一种一体化形式的统一政策。因此，也门统一模式研究对深入认识中国统一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复合权力结构与也门一体化统一问题

也门是阿拉伯文明的摇篮，在历史上原为一个统一国家。^①近代历史上，也门先后沦为土耳其、英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殖民地。1914年英国与土耳其签订《英土条约》，将也门分成南北两个部分。1918年，趁土耳其一战战败从也门北部撤军之际，亚哈雅国王征服了其他部族，建立了也门穆塔瓦基利亚王国。1962年，也门“自由军官”集团推翻了封建旧制，宣布成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Yemen Arab Republic, YAR），不久后选择了资本主义阵营，史称北也门。五年后，也门南部人民取得了抗英斗争的胜利，宣布成立南也门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South Yemen, PRSY），1970年改国名为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People's Democracy Republic of Yemen，

^① 也门（YEMEN）一词源于阿拉伯语，有两层含义。其一与阿拉伯字母“YaMiN”相关，意为“右边”或“南边”之意，因其在麦加克尔白神殿之南而得名。其二由阿拉伯字母“YuNaN”转化而来，意为“繁荣”、“幸福”，因其古代被称为“幸福的阿拉伯之地”而得名。也门这一名称，清晰地记录了它的重要的地位位置和悠远的历史文化。参见 Manfred Wenner: *Modern Yemen 1918-1966*,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Press, 1967, pp.23-24.

PDRY)，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史称南也门。南北也门建国后，统一问题便立即提上议事日程。但由于南北双方各自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长期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严峻的冷战环境，统一进程一度停滞不前，并引发了两次边境武装冲突。1972年，关系缓和后的南北也门签订了统一协定，成立了联合宪法起草委员会。1982年1月双方通过了《统一宪法（草案）》，并开始了广泛的经济与社会合作。九十年代末，东欧剧变以及苏联从南也门撤军，使南也门面临严峻的经济困境与外部孤立。由此，南也门主动加快了与北也门政府的合作，从而促成了南北双方从经济一体化到政治一体化的实质转变。1990年4月，双方领导人签署了《统一协定（草案）》，首次正式宣布了统一条款。5月21日，南北也门议会确定统一后的国名和首都。22日，南北也门宣布统一，改国名为也门共和国（Republic of Yemen, YE），定都萨那。^①

一直以来，也门之所以能够通过一体化模式实现从国家分裂到统一的巨大转变成为学者们深入研究的课题。但以往的也门统一问题研究多偏重于行为体取向^②，认为该进程是单向历史发展的结果。然而，在国家统一这类变革性国际问题中，影响形势发展的并不仅仅是行为体本身，还有行为体之外的权力结构。民族分裂国家统一问题需要研究者超越行为体的层面，去发现既定历史场景中的宏大规律。整体性、系统性的“结构取向”将比“行为体取向”的研究方法更具解释力。为此，本文尝试构建“复合权力结构”的视角对也门统一进行重新解读，探讨影响其一体化统一进程的关键性权力结构因素。

众所周知，传统权力结构理论有两大经典：肯尼思·华尔兹的“体系权力结构”与亚历山大·温特的“社会权力结构”。它们提供了结构的地位、结构的内涵以及结构的层次三大有益的研究视角，但在理论构建上存在明显的不足。体系权力结构作为新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强调了权力结构的中心地位；关注到了硬权力结构，却忽视了软权力结构；重视全球权力结构，却忽视了地区和国家权力结构。社会权力结构作为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强调权力结构的决定性作用；注意到了硬权力结构与软权力结构的结合，但过于偏重软权力结构；重视全球和国家权力结构，但忽视了地区权力结构。传统权力结构的不足，不仅源于其概念本身的缺陷，更源于新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单独解释国际政治现象的薄弱与偏差。^{[1]54}借鉴传统权力结构的成果与不足，本文拟提出“复合权力结构”的新范式，尝试为民族分裂国家一体化统一问题的分析提供综合而深入的研究视角。

复合权力结构是一种多维力量的综合体系，横向包含硬权力和软权力两项内容，纵向涉及全球、地区、国家三个层次。就内涵而言，硬权力结构是指通过有形的刚性力量影响其他行为体行事的能力体系，主要涉及地理位置、人口状况、军事力量等内容；软权力结构是指通过无形的柔性力量影响其他行为体行事的能力体系，主要包括经济交往、社会文化、制度规范等内容。就层

① 也门统一后，双方军队分属两党领导自成体系的并存局面、以及内部利益关系的复杂与冲突埋下了1994年内战的隐患。尽管如此，在二战后民族分裂国家统一进程中，1990年也门统一是一体化和平统一的唯一案例，其统一进程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② 关于也门统一的研究参见：Robin Bidwell, *The Two Yemen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2. Page Stephe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Yemens: Influence on asymmetrical relationships*, New York: Praeger, 1985. Fred Halliday, "Revolution and 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South Yemen 1967-1987", *British Society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Aleksandr Golitsyn Bulletin. Vol.17, No.2, 1990. Gray. M, "Yemen's Political Economy since Unification and Its Problems with Liberalisation", *Journal of Arabic Islamic & Middle Eastern Studies*, May 1996. Al-Jifri, A. R. A., "Yemeni Unification: Crisis and Solution", in *Yemen Today: Crisis and Solutions*, London: Caravel Press, 1997. Nonneman, G, "The Yemen Republic: from Unification and Liberalization to Civil War and Beyond", in H. Jawad ed., *The Middle East in the New World Order: Second Edition*, London: Macmillan, 1997. Michael Welton, *The Establishment of Northern Hegemony in the Process of Yemeni Unification*, Londo: .MA dissertati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97. Robert D. Burrowes, *Two Yemens: Politics of Oil and Unifica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8. Klaus Engers, Sherwyn Williams, Nada Choueiri, Yuri Sobolev, and Jan Walliser. "Yemen in the 1990s: From Unification to Economic Refor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2-05-03.

次而言，全球权力结构是指世界上各大陆国家之间形成的相互依存的状态；地区权力结构涉及区域内国家单位之间的相互联系；国家权力结构包括分裂双方的内部结构与互动。以“硬权力—软权力结构”为横坐标，“全球—地区—国家权力结构”为纵坐标，复合权力结构可以细化为全球硬权力结构、全球软权力结构、地区硬权力结构、地区软权力结构、国家硬权力结构、国家软权力结构六个合成指标。其重要参考因素分别为：极的关系、意识形态、区域大国、区域主义、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社会。^{[2]106}

也门统一问题的产生是复合权力结构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全球硬权力结构来看，也门的分裂与美苏两极争霸密切相关。冷战时期，“谁控制了中东，谁就控制了两极之间直接交往的要道之地”。^{[3]166}美苏在中东地区的争夺，把位于“红海之峡”战略要地的南北也门推到了对峙的前沿。1972年与1979年南北也门之间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边境战争，军事冲突的背后均有苏联和美国的身影。从全球软权力结构来看，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斗争固化了也门的分裂状态。1962年美国将新生的北也门政权纳入美西阵营。1967年南也门成立后逐渐一边倒向苏东社会主义阵营。^①不同社会体制的对峙使得南北也门之间的鸿沟一度难以跨越。^{[3]165}

从地区硬权力结构来看，地区大国沙特的干预影响了也门的分裂。为了维护在阿拉伯半岛的政治经济大国地位和传统宗教文化利益，沙特不希望也门成为统一的强大邻国。^{[4]274}七十年代沙特加大了对北也门的支持，扶持南北也门的部落势力，与南也门政权进行激烈对抗，此举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南北也门的分裂。从地区软权力结构来看，中东红海地区的敌对霍布斯状态是也门分裂的重要地区背景。北也门新生共和政权成立后不久，埃及支持的共和派与沙特支持的王室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持续八年之久的战争。地区国家的介入使北也门内战久拖不决，导致北也门在英国撤军的关键时期未能有效地与南方革命力量达成合作，错失了国家统一的良机。

从国家硬权力结构看，南北也门内部的政治军事纷争加剧了国家的分裂。19世纪以来，奥斯曼土耳其与英国在南北也门的殖民政策，造成了北南双方在政治倾向、经济形态以及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巨大差异。^{[3]165}宗教部落的争斗不仅使南北也门内部难以整合，而且加剧了分裂双方的敌意与对立。从国家软权力结构看，也门的分裂很大程度上也源于国内社会制度的对立。七十年代北也门在接受美国与沙特的大量经济援助后，采取了资本主义制度。与此同时，从英国殖民地独立的南也门政权接受了来自苏联、东欧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宣布把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理论指导。^②对立的意识形态、迥异的政治社会制度，加深了南北也门双方之间的矛盾，固化了国家的分裂状态。

也门的分裂受到了复合权力结构的影响，1990年也门一体化统一也是复合权力结构中的全球、地区和国家三个层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二、全球权力结构与也门一体化统一

也门一体化统一进程受到了全球权力结构的影响，其中全球硬权力结构体现为以美苏为特征的两极因素，全球软权力结构表现为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意识形态。

从全球硬权力结构来看，“美苏两极的失衡”与“苏联在中东的战略收缩”影响了也门一体化统一的进程。美苏在该地区势力的此消彼长也影响着大国对也门统一的支持态度。六十年代，美

① 参见 U.S.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Daily Report: USSR*, 1971-06.

② 参见 U.S.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Daily Report: USSR*, 1973-03-08.

国在中东处于攻势时倾向于支持也门统一进程，认为“在目前世界历史中，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中挑选一种”^{[5]404}，但此举遭到了苏联的强烈反对。七十年代末，在中东处于攻势的苏联开始支持南也门主导的也门统一进程。此时美国方面也予以反对，并向北也门提供了价值 3.6 亿美元的现代军事装备^{[6]182}，也门统一进程再度受挫。八十年代末，美苏缓和为也门的统一提供了契机。1990 年北也门总统萨利赫访问美国，南也门也与美国复交，美国明确表示支持也门的和平统一。与此同时，苏联也不再阻碍也门的统一，并默认了南北双方一体化的经济政治合作进程。

苏联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减少了也门一体化统一进程的外部阻力。苏联介入中东地区初期，在自身势力尚未巩固以及所支持的南也门国家实力尚处弱势之时不赞同也门统一。^{[7]161}南也门也明确表示，“也门的统一应该以‘渐进性’和‘革命性’作为基础”^①。七十年代中期，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得到提升以及苏联与沙特关系改善后，苏联开始明确表示，“深感也门人民寻求国家统一的渴望”^②，并敦促南也门政权寻求也门的和平统一谈判。然而，随着中东局势的动荡，安德罗波夫对也门统一问题并不热心。^③八十年代末，深陷阿富汗战场、面临严重国内危机的苏联提出了与西方缓和的新思维政策，明确了从包括也门在内的中东地区的战略撤退政策。国际形势的变动，大大减轻了美苏对中东事务的干涉，有利于南北也门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和实施统一计划。

从全球软权力结构来看，“苏联在南也门影响力的下降”与“美苏默认南北也门主导统一”影响了也门一体化统一进程。也门是苏联的重要“腹地”^④。作为苏联在中东地区最为重要的盟友，南也门首都亚丁曾是苏联在西亚、北非地区最大的使馆驻地。苏联在南也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每年提供 2.5 亿美元支持南也门的经济生存，先后派出了 7000 多名苏联军事专家，提供了 30 多亿美元的武器装备。^{[7]51}八十年代末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外交政策的巨大转变对南也门造成了极大的冲击。1990 年初，实力大衰的苏联停止了对南也门约 4 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⑤，南也门领导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失去了最为重要的支持。为了应对国内政治动荡与经济危机，南也门主动要求提前与北也门合并，并得到了北也门的积极响应。^{[3]166}

苏联与美国对也门一体化统一进程的默认减少了国家统一的外部阻碍。对苏联来讲，当南也门与北也门对比实力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下，苏联对也门统一问题一度闭口不提。^{[8]815}1978 年苏联与北也门关系缓和后，苏联第一次明确表示支持也门统一^{[6]182}，对“南北双方在《科威特协定》下兄弟般友谊的发展表示满意”^⑥。八十年代末，苏联在南也门撤退之际，改善了与北也门的关系，不再对也门统一持否定态度。对美国来说，其对也门统一进程的政策主张也出现了从反对到支持的转变。1990 年统一前夕，北也门总统萨利赫访问美国后，美国向其提供了价值 4,200 万美元的援助项目，明确表示支持也门统一进程。1990 年 4 月底，美国与南也门复交，此时正值南北双方实现国家统一的关键时刻。

综上，也门从国家分裂到一体化统一的进程与全球权力结构的转变密切相关。全球硬权力结构的转变为：美苏两极在全球与中东的力量从平衡转为失衡；全球软权力结构的转变为：美苏在南北也门影响力的平衡状态因苏联在南也门撤退而转向失衡（如表 1）。

① 参见 U.S.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Daily Report: Middle East & North Africa*, 1972-12-05.

② 参见 U.S.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Daily Report: USSR*, 1979-09-28.

③ 参见 U.S.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Daily Report: USSR*, 1983-04-29.

④ 参见 U.S.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Daily Report: USSR*, 1981-01-15.

⑤ 参见 B.P. Middle East Economic Digest 27, 1983-10-21.

⑥ 参见 U.S.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Daily Report: USSR*, 1981-10-19.

表 1: 全球权力结构与也门一体化统一

类别	国家分裂	国家统一
全球硬权力结构	两极在全球与地区的平衡	两极在全球与地区的失衡
全球软权力结构	两极在分裂双方影响力的平衡	两极在分裂双方影响力的失衡

三、地区权力结构与也门一体化统一

也门一体化统一进程受到了地区权力结构的影响，其中地区硬权力结构体现为沙特阿拉伯的地区大国因素，地区软权力结构表现为阿拉伯国家联盟这一区域组织因素。

从地区硬权力结构来看，“沙特与南北也门的缓和”与“沙特默认南北也门合作统一”影响了也门一体化统一的进程。沙特与南也门经历了从友好至波折，再到关系改善的转变。1976年沙特与南也门建立了外交关系。然而，七十年代末苏联中东南下政策的实施以及苏联与沙特的交恶，沙特与南也门关系急转直下，并引发了大规模边界冲突。^{[9]83-94}直至1983年，随着国际与地区形势的缓和，双方外交关系才逐渐步入正轨。^①沙特与北也门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对立到友好的转变。1962年北也门成立时，沙特对新生的革命政权持敌视态度。1970年7月，沙特正式承认北也门，并向其提供了全方位的援助。^②至八十年代末，两国一直保持着较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表示将“共同应对边境战事，维护边境的完整、安全与独立”^③。沙特与南北也门关系的缓和与平衡发展，在地区层面上保证了也门统一的和平主义取向。

沙特对也门统一从“反对”到“默认”的转变，消除了也门一体化统一进程的最大地区性障碍。南北也门建立初期，沙特支持南北也门各方的君主派或保守派势力，防止其周边出现反阿拉伯君主制的政体存在。在两次南北也门边境战争中，沙特都全力支持北也门，并明确反对也门的统一进程。然而，随着沙特与南也门关系的改善，沙特对也门统一的态度也出现了转变。1979年2月，在第二次南北也门边境战争中，沙特逐渐减少了对北也门的军事援助，转而谋求在南北也门之间的平衡。沙特积极促成南北双方的停战和谈，并为也门国家和平统一进程提供了相关建议和框架。冷战后期，为了应对苏联在红海地区的势力扩张，沙特不再反对也门统一，并努力将统一进程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沙特对1981年成立的也门统一最高委员会表示支持和赞赏，并为1985年南北双方油田合作提供了相关的经济和技术支持。1990年也门实现统一后，沙特立即表示祝贺并予以承认。

从地区软权力结构看，“南北也门处于阿盟之中”与“也门统一问题受阿盟规范制约”影响了也门一体化统一的进程。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于1945年3月成立。也门穆塔瓦基利亚王国是阿盟的创始会员国；六十年代，北也门革命政权取代王室旧制后仍保留了在阿盟的席位；七十年代南北关系紧张时，阿盟曾一边倒向北也门；八十年代初，阿盟为北也门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技术支援，并在其地震受灾时筹集1300万美元物资用于灾后救助。^④南也门独立后不久也加

① 参见 B.P. Middle East Economic Digest 27, 1983-07-29, p.27.

② 1977年，北也门、苏丹、索马里、南也门首脑齐聚塔伊兹商讨“红海安全协定”问题，埃及和沙特没有参加，它们更多想等待此次会议商讨的结果。“红海安全协定”覆盖包括所有红海沿岸的阿拉伯国家，索马里和北也门也在其中。然而各方意见并不统一，加之苏联和古巴军队进驻埃塞俄比亚，红海安全协定以失败告终。参见 Middle East Intelligence Survey, 1977-03-16, p.191.

③ 参见 Defense & Foreign Affairs Daily, 1982-4-21, p.11.

④ 参见 An-Nahar Arab Report&MEMO, 1982-04-12, p.6.

入了阿盟，与其内部成员国分别缔结了各项经济合作协定。^{[10]250} 然而，70年代中后期，南也门与苏联结盟后遭到了阿盟的排挤。^{[11]17} 1978年，南也门因策划暗杀了北也门领导人加什米而备受阿盟孤立。^{[12]47} 80年代初，南也门纳赛尔派领导人上台后，对阿拉伯国家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政策。80年代中期，随着沙特与南也门关系的缓和以及南北边境战争的终止，阿盟结束了对南也门的经济制裁。^{[6]87} 之后，阿盟成为了南北也门双方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性渠道。

阿盟对地区和平状态的追求以及对南北也门边境纷争的成功调解，为也门一体化和平统一进程搭建了洛克文化^①的平台。阿盟的《亚历山大议定书》规定：“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使用武力解决阿盟两个成员国之间的争端……阿盟理事会在有可能爆发战争的阿盟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别国之间进行协调，使它们达成和解”^[13]。1972年第一次南北也门边境战争爆发时，阿盟副秘书长亚菲率领调解团与南北双方领导人分别会谈，要求双方军队各自从边界后退10公里。^{[4]227-228} 在阿盟调解委员会的斡旋下，南北双方达成停火协议，签署了《开罗协议》，为也门一体化统一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框架。1979年第二次边境战争爆发后，阿盟调解委员会再次奔赴也门进行斡旋。在阿盟的压力下，处于战势上风的南也门停止了对北也门的攻击并逐步撤军。^{[14]49} 在阿盟的敦促下，南北也门首脑在科威特进行会晤，就撤退军队和停止敌对活动等问题达成了相关协议，并签订了在一年之内完成国家统一的《科威特协议》。^②

总之，也门从国家分裂到一体化统一的进程与地区权力结构密切相关。地区硬权力结构的转变为：沙特与南北也门两方均实现了缓和；地区软权力结构的转变为：南北也门均被纳入阿盟这一区域组织之中，洛克主义区域文化的转变为也门一体化统一提供了地区平台（如表2）。

表 2：地区权力结构与也门一体化统一

类别	国家分裂	国家统一
地区硬权力结构	地区大国与分裂一方关系的对立	地区大国与分裂双方关系缓和
地区软权力结构	分裂双方不受区域组织规范制约	分裂双方受到区域组织规范制约

四、国家权力结构与也门一体化统一

也门一体化统一进程也受到了国家权力结构的影响，其中国家硬权力结构体现为南北也门的政治军事因素，国家软权力结构表现为南北也门的经济社会因素。

从国家硬权力结构来看，“南北也门政治军事缓和”与“南北双方共同主导和平统一”影响了也门的一体化统一进程。南北也门分裂初期，双方关系曾发展良好。1969年南北双方达成了第一份关于统一的《塔兹协定》，确认南北也门将组成一个各自享有主权的邦联国家。然而，七十年代初开始，南北双方分别采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意识形态的对立与美苏等国际势力的介入使得原本纠结的利益变得更为复杂。1972年南北也门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边境冲突。在国际社会的协调下，双方达成了《开罗协议》，规定南北也门将合并成为一个首都、一个总统的统一国

① 洛克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奠基者。他崇尚完全自由完全平等的状态，不像霍布斯所言般人人相互为战，充满暴力的恐惧。

② 参见 U.S.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Daily Report: Middle East & North Africa*, 1972-11-29.

家，为国家的统一进程搭建了基本的框架。不料，1978年北也门国家元首加什米被南也门特使暗杀身亡，南北双方再次转入对立状态。1979年，第二次边境冲突爆发。战争平息后，双方签订了《科威特协议》，同意在四个月之内起草统一宪法草案。^{[6]186}

20世纪八十年代，南北也门国内分别发生了政变，新上台的南北也门领导人均采取了务实的对外政策。双方承诺中止给对方的反政府武装提供支持，并强调要加强双方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1982年至1985年，南北也门部长级互访频繁，先后达成了建立联合内务部及联合外交部的协议。1989年，双方签署了《亚丁统一协定》。通过重新部署军队，南北也门逐步实现了边界的非军事化，这一转变成为了双方从对立走向缓和的标志。1990年4月，南北也门党、政、军、议会主要负责人达成了《萨那协议》。协议规定：南北也门将建立只有一个立法、执法、司法机构的也门共和国。随后，过渡时期的国家最高政权机构“总统委员会”迅速筹建，并主持具体统一工作。5月22日，南北议会选举了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萨那被定为统一国家的政治首都，亚丁被定为经济首都。^{[15]43}同日，新当选的总统萨利赫宣布也门共和国成立。“新国家永远取消了分裂时期建立的想象中的边界线，也门进入了一个统一的新时代”^{[4]292}。

从国家软权力结构来看，“南北也门经济社会整合”与“南北也门合作主导经济社会统一”影响了也门一体化统一的进程。南北也门均为贫困的农牧国家，严重依赖苏联或美国的经济援助，对海湾石油国家的劳务输出与侨汇是双方重要的经济来源。然而，常年的军事对峙与巨额的军费开支导致了南北也门财政收支严重失衡。^[16]为了解决相似的经济危机，1977年2月，南北也门同意加强两国在农业、工业、商贸等领域的合作，开启了经济整合的进程。此外，南北也门的居民绝大部分都是阿拉伯人，认为“自己是盖哈坦的子孙”^①。南北也门均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双方宗教派别的比例构成相似，什叶派穆斯林均以宰德派为主，逊尼派穆斯林中以沙斐仪法学派为主。南北双方关系缓和后均着力维护宗教教派之间的和谐共处。^{[4]9}同源的民族特性、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为也门社会整合提供了有利的平台。^{[17]60}

1980年开始，南北也门加速了合作主导国家统一的进程。1981年双方签署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在农业领域，双方建立了农产品联合营销机构和联合捕捞组织，并表示愿意投资150万美元共同修建水利设施^{[18]7}；在工业领域，双方达成了勘探自然资源和高压送电工程等项目；在商贸方面，南北方同意在对方首都开设外贸分公司，并取消了贸易管制。1982~1985年期间，双方还为联合企业的发展筹建了用以资助合作项目的“也门基金会”。1987年底，南北也门边境有争议的地区发现了大量的优质石油，缺乏资金与技术的南北双方开始携手与外国公司合作。^{[19]130}马里卜—夏卜瓦盆地（Marib-Shabwa basin）油气开采，成为了南北双方在油气资源上合作的重要起点，也为双方的进一步合作提供了契机。1988年，南北也门签署了《共同开发边境地区石油、矿业资源协议》。石油开采与出口所带来的高额利润，不但提高了国家经济的总体水平，也推动双方从经济一体化统一向政治一体化统一转变。

综上，也门从国家分裂到一体化统一的进程与国家权力结构的转变密切相关。其中，国家硬权力结构的转变为：南北也门摆脱了原有军事敌对、政治敌视的阴影，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并共同主导国家政治军事统一进程；而国家软权力结构的转变为：南北双方经济合作、社会交往、文化交流的加强以及共同合作主导经济社会统一进程，也极大地推动了国家和平统一的一体化进程（如表3）。

① 根据考古学家在阿拉伯半岛的考古发现以及《圣经》、《古兰经》等典籍的记载，早在远古时期，阿拉伯半岛就有人群生活，盖哈坦人就是这里的早期居民之一。谱录学家及盖哈坦的后裔认为，盖哈坦就是《旧约》中提到的约丹（杰克坦），他是先知诺亚的后裔赫伯尔的儿子。

表 3：国家权力结构与也门一体化统一

类别	国家分裂	国家统一
国家硬权力结构	分裂双方政治军事对立	分裂双方政治军事缓和
国家软权力结构	分裂双方经济社会离散	分裂双方经济社会整合

五、结语

经历了近三十多年的分裂状态，南北也门最终通过一体化模式实现了国家统一。在统一进程中，全球硬权力结构、全球软权力结构、地区硬权力结构、地区软权力结构、国家硬权力结构以及国家软权力结构六项因素均发生了变化。因此，也门一体化统一进程不是“行为体取向”单一发展的逻辑，而是“复合权力结构”综合作用的结果。

也门从国家分裂到一体化统一的进程与复合权力结构的转变密切相关。全球硬权力结构——美苏两极在全球与地区的“平衡”转为“失衡”；全球软权力结构——美苏两极在分裂双方影响力的“平衡”转为“失衡”；地区硬权力结构——地区大国与分裂一方关系“对立”转为与双方关系的“缓和”；地区软权力结构——分裂双方从“不受”区域组织规范制约转为受到规范“制约”；国家硬权力结构——分裂双方政治军事“对立”转为“缓和”；国家软权力结构——分裂双方经济社会“离散”转为“整合”。

1990年也门一体化统一对中国统一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一国两制”政策也是类似于一体化模式的统一国策。当前中国的和平统一进程受到复合权力结构的影响。全球硬软权力结构均已发生变化：美苏冷战的两极格局及其对台海的影响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美国成为了全球权力结构中的关键因素。地区硬软权力结构变化不大：地区大国日本虽已与两岸关系缓和，但中国大陆与日本政治关系冷淡、中国台湾与日本政治关系密切这些不利因素不容忽视；东亚地区仍处于霍布斯文化^①状态，成熟有效的东亚区域组织和共同体尚未实质启动，区域组织规范对两岸关系影响实属有限。国家权力硬软结构有较大的变化：大陆与台湾政治军事对峙情形已不存在；经济社会交往不断深入，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提上历史日程。

在当前中国统一进程中，国家硬权力结构已趋缓和，国家软权力结构趋向一体化整合。在此良好形势下，重视全球与地区层面权力结构因素及其转变显得尤为重要。就此，中国外交在推进国家一体化统一大业中应关注以下情形：在全球层面上，中美不同政治制度的友好共处以及中美经贸关系的深入有效合作，将有助于减少美国在和平统一问题上的阻碍；在地区层面上，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以及东亚区域主义的推进，将有助于改善中日政治关系，并将有利于构建中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地区机制与规范。

[参考文献]

[1] 夏路. 从分裂到统一：德国和平模式的复合权力结构研究[J]. 现代国际关系, 2009(8).

① 主张一种极端的专制主义，其自然法则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上。

- [2] 夏路. 分裂国家统一模式的比较研究——复合权力结构的视角[J]. 国际政治研究, 2009(1).
- [3] Wenner, Manfred W. The Yemen Arab Republic: Development and Change in an Ancient land[M]. Boulder:Westview Press,1991.
- [4] 郭宝华. 中东国家通史: 也门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 [5] 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45-1949 (上册) [M]. //王书中. 美苏争霸战略问题.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8.
- [6] Page Stephe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Yemens: Influence on Asymmetrical Relationships [M]. New York:Praeger, 1985.
- [7] Page Stephen. The USSR and Arabia[M]. London: Central Asian Research Centre, 1971.
- [8] C. Legum and H.Shaked, eds. Middle East Contemporary Survey 1981-1982[M]. New York: Holmes& Meier, 1983.
- [9] C.f.N. Novik. On the Shores of Bab al-Mandab: Soviet Diplomacy and Regional Dominances[J]. Crossroads, 1979(2).
- [10] 南也门经济、商业计划部.经济立法[M]. // 欧默尔·苏尔坦·艾哈迈德.也门社会发展一瞥. 易元, 译. 北京: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 [11] V.V.Aspaturian. Soviet Global Power and the Correlation of Force[J].Problems of Communism ,1980-05-29.
- [12] 时延春. 当代也门社会与文化[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 [13] 阿拉伯国家联盟驻华代表处网址.[EB/OL]. [2009-11-01].
<http://www.arableague-china.org/chinaese/general/literature/literature.htm>.
- [14] F. Halliday. Threat from the East?Soviet Policy from Afghanistan and Iran to the Horn of Africa[M]. New York: Penguin Boods, revised ed.,1982.
- [15] 葛相文. 也门南北之战[J]. 时事报告, 1994(8).
- [16] Yahya Y. Almutawakel. Yemen Unity: Economic Prospects[J].Korean Journal of Yemeni Studies, Korea-Yemen Center, 2002.
- [17] J. Peterson. Yemen: the Search for a Modern State[M].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 [18] U.S.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Communist Governments and Developing Nations: Aid and Trade in 1973[M]. Washington: D.C.:Department of State, 1974.
- [19] UNIDO. Yemen Arab Republic: Diversifying the Industrial Base[M].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eries.PPD. 1989.

The Reunification Model of Yemen and the Significance to China

XIA Lu

Abstract Yemen's reunification is the only integration case in the divided-nation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its reunification model is due to the logic of "structure orientation". By analyzing six parts which are global-hard power structure, global-soft power structure, regional hard power structure, regional-soft power structure, national-hard power structure, and national-soft power structure in this case, we can approve the hypothesis that is "Complex Power Structure determines Yemen integration reunification". Sinc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reunification policy is the kind of integration reunification model, this conclusion will count for China's reunification process to some extent.

Key Words Divided Nation; Integration Reunification; Complex Power Structure; Yemen; National Reunification

(责任编辑: 杨 阳)